

內政部註冊執照第五〇一號註冊商標

蔡東藩著

# 唐史通俗演義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一冊

(17)

# 序

唐代是中國小說發展的時代，同時也爲後來小說題材之海。只要把現今所有的小說，或戲曲底本事，一一加以分析，便可知道，唐人的故事是如何的重要與普遍，遠非別一朝代所能及。從最流傳的小說說來，有隋唐演義，說唐全傳，薛家傳，征東，征西，羅通，描北。還有西遊記，鏡花緣也自稱是李唐時事。戲曲若長生殿，綠牡丹，又無非描繪唐時的人物。據我想來，這些人物固屬本身帶着濃厚的浪漫氣息。然而畢竟是這般低級趣味的作家，憑空杜撰，附會依託出來的。以文學的眼光去看，倒沒有多麼大的過失。但從歷史的真實底價值上估計起來，這許多小說負有很大的危險性。把這麼多量的不正確的記載，灌輸到大衆在大衆心目中的唐代，是小英雄李世民的，太宗，溫柔三郎的，玄宗。這許多人，物所組合的。甚麼薛剛，武三思……皆極爲活躍的。幾乎成了另一世界了。

在小說題材上，唐代雖然很重要。却沒有一部記載唐代的史書是毫無瑕疵的。石晉時劉昫，同史，張昭遠纂唐書二百卷，把唐朝二百九十年間的事，加以敘述。評者謂：「紀次無法，事實零落。」到宋仁宗慶歷年間，歐陽修，宋祁主編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，經過十七年才成書的。以歐宋這樣的名儒，議者猶譏其「用字奇澀，未免不文，刊削詔令，不無太略。」因歐宋的新編，劉昫，張昭遠的唐書，我們叫他做舊唐書。在舊新唐書以外，范祖禹有唐鑑，孫甫有唐史記，趙瞻有唐春秋，陳彭年有唐紀，袁樞有通鑑記事本末，通鑑記事本末敘述唐代甚精確，可惜不是斷代的。新唐書，舊唐書仍然自有其重要。讀者讀這本通俗演義，也當知這兩部唐書的內容，現在讓我來撮要於次。

五代史記劉昫本傳，沒有說昫撰唐書，等到新唐書問世，儒者才有表昫等之長，而以攻歐宋之短的。觀昫所

述長慶以前，本記只書大事，簡而有體；列傳敘述詳明，贖而不穢，頗態存班范舊法。長慶以後，書序婚狀，獄詞一古，腦兒放入本記，不免支蔓。列傳多敘官資，曾無事實。或但載寵遇，不具首尾。所以說「繁略不均」，並非誣評。這原因大約因長慶後，史失其官，無復善本。陶乃自採雜說傳記，所以動乖體例。以致還有重複的，如楊朝晟傳，既見卷一百三十二，又見卷一百四十四。蕭穎士既附見卷一百二，復見卷一百九十文苑傳中。此等事因同修的人各自編排，不相參校，而陶又未曾用一番鈎稽的工夫，使他首尾貫通起來。

新唐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云：舊例修書止署官高一人名銜，歐公曰：宋公於我為前輩，且於此書用力，何可沒也。遂於記傳各著之。宋公感其退遜，故書中列傳題祁名，本記志表題修名。此書之作，本以補正劉胸之外漏，自稱事增於前，文省於舊。劉安世元城語錄謂：「事增文省，正新書之失，而未明其所以然。今即其說而推之，史官記錄具載舊書，今必欲廣所未備，勢必蒐及小說，而重於猥雜。唐代詞章體皆詳贖，今必欲減其文句，勢必變為濫體，而至於詰屈。」安世之評，中其病源。成都吳縝有新唐書糾繆二十卷之多，却都是吹毛求疵的話，又遠不如安世的批評了。

這一本通俗演義，除斟酌新舊唐書外，又博採他書，加以鈎稽。但尤重可信的史料，不是那許多低般趣味的，小書所可擬。作者道：「以正史為經，務求確鑿，以軼聞為緯，不尚虛誕。徐懋功未作軍師，李藥師何來仙術，羅藝叛死，烏有子孫叔寶揚名，未及兒女。唐玄奘取經西竺，寧惹妖魔，薛仁貴立績天山，豈藉子婦，則天淫穢，不聞私產生男。玉環伏誅，怎得飯真圓耦，種種謬妄瑣瑣之談辭，而關之破世俗之迷信者，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，亦在此。」可見作者的矜慎態度，可以為此書作保障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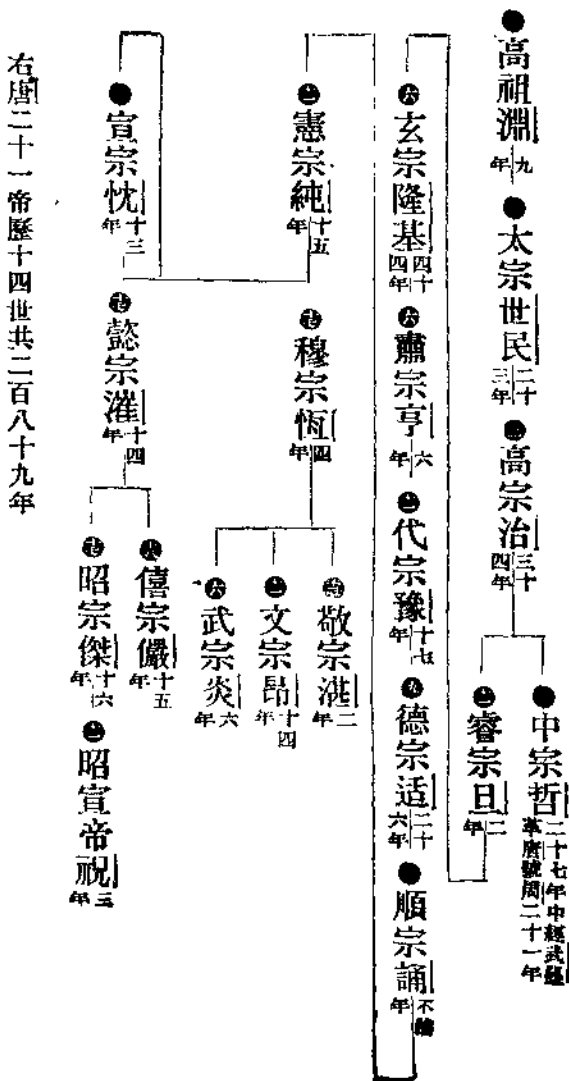
# 自序

昔石晉劉昫撰史官張昭遠等纂成唐史二百卷，歷述唐朝二百九十年事，後人少之，謂其紀次無法，事實零落，於是宋仁宗慶曆年間，復出新編都二百二十五卷，計十有七年而始成，主其事者爲歐陽修、宋祁。夫歐、宋爲北宋名儒，視劉昫、張昭遠輩，文名較盛，又經十餘載之徵文攷獻，凡五代時之未曾刊行者，至此已盡流傳，據以參證，應得精詳。況草創者難爲力，潤色者易爲功，得新掩舊，可不待言。然議者猶譏其用字奇澀，未免不文，刊削詔令，無太略，甚矣作史之難也！

顧作史固難，讀史亦難，舊唐書凡二百卷，新唐書且多至二百二十五卷，曠能一一盡窺，閱讀無遺，外此如孫甫之唐史記，趙瞻之唐春秋，陳彭年之唐紀，袁樞之唐史紀事本末，或百卷數十卷不等，卽終日埋案披覽，不輟，恐亦未能悉誦也。後生小子，學識有限，欲取唐史而盡讀之，匪惟不暇，抑病未能，迺轉而探諸坊間諸舊小說，如所謂隋唐演義、說唐全傳、薛家將、征東征西、羅通掃北以及西遊記、長生殿、鏡花緣、綠牡丹諸書，日夕展覽，自爲實迹，庸詎知其語出無稽，事多僞造，增人智識則不足，亂人心術且有餘耶？

鄙人不敏，曾舉宋元明清諸史事，編爲通俗演義，陸續印行，海內大雅，不識卑陋，且謂可得通俗教育之助，爰再溯源而上，就唐事以爲演述，共成百回，以正史爲經，務求確鑿，以軼聞爲緯，不尙虛誣。徐懋功未作軍師，李樂師何來仙術，羅藝叛死，烏有子孫，叔寶揚名，未及兒女，唐玄奘取經，西竺寧惹妖魔，薛仁貴立績，天山豈藉子婦，則天淫穢，不聞私產生男，玉環伏誅，怎得皈真圓耦，種種謬妄，瑣褻之談，辭而闕之，破世俗之迷僞者，在此，附史家之羽翼者，亦在此。子虛烏有，諸先生諒無從竊笑於旁也。惟書成倉猝，未經重訂，亥豕魯魚，在所不免，匡我未逮，是所望

# 唐朝世系圖



# 第一回 湖龍興開編談將種 選蛾眉侍宴賺唐公

桑麻無恙，雞犬不驚，村夫野老，散坐瓜棚豆架旁，笑談大唐遺事，什麼晉陽宮，什麼鳳凰山，什麼摩天嶺，什麼薛仁貴征東，什麼羅通掃北，什麼巴駱和，什麼宏碧綠，最出奇動人的，是蓋蘇文與妖作怪，樊梨花倒海移山，唐三藏八十一難，孫悟空七十二變，說得天花亂墜，神怪迷離，其實是半真半假，若有若無。咳！我想這班村夫野老，能識得幾個字，能讀過幾句書，無非藉神祇戲劇，茶肆官詞，灌輸了一些見聞，就借那閑着時候，說長論短，談古說今，自稱爲大唐人，戲述那大唐事，究竟唐朝有若干皇帝，多少版圖？一古腦兒莫明其妙。甚且把神功妖法，子虛烏有等談，信爲真有，看似與國無害，與家無損，那知恰有絕大關係。二十年前的義和團，紅燈照，不會說有齊天大聖附身，黃連聖母下世麼？京津一帶愚夫婦，腦中記着唐亂話，西狗屁，遂以爲古今一律，仙人間出，迷信得甚麼相似，終弄到聯軍入境，京邑爲墟。看官試想，有益呢？無益呢？有損呢？無損呢？談仙說怪，諸書多借唐事影射，故本編緣起，格外痛斥。

小子就史論史，即唐敍唐，單把那一十四世的唐祚，二百九十年的唐史，興亡衰廢，約略演述，已不下數十萬言，看官恐已怕煩，要說甚神仙談甚鬼怪本回是一個開場白，理應將唐朝本末總揭一段，譬如振衣提領，張網提綱一般。有了大關節自，然後按次敍下，有條有緒，自己覺得不是瞎說，旁人也識得不是亂言。說恐之須有楔子，即本此意。會記前人留一笑談云：「漢經學，晉清談，唐烏龜，宋鼻涕，清邇邇。」漢晉宋清諸朝，自有專書交代，不必向本編聲明，只「唐烏龜」三字，究作什麼解？相傳龜與蛇交，非偶相從，因此世間做丈夫的，縱妻外淫，往往被人喚做烏龜。唐朝開國的時候，會把晉陽宮內的妃藏，取作侍姬，恐隋主不甘負着龜名，要來問罪，沒奈何拚死與兵，議行大事，一番大僥倖，竟得隋江山，好容易登了大寶，刻畫羣雄，收拾海內二百九十三州，作爲李氏私產。所有東夷南蠻，

西戎北狄，統是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，九天闔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，這真是唐朝實事，並不是唐人虛談，就是大唐人的名目，從此傳聞海外，我中國人常以此自夸，相沿到今，不過天道好還，報應不爽，你要人家去做烏龜，人家亦要你的子孫去做烏龜。太宗高宗的時候，是唐朝極盛時代，宮闈裏面，已是不明不白。太宗姦污弟婦，是皇弟去做烏龜了。高宗皇后武則天，簡直是生性好淫，廣置面首，岸如懷義，俊美如昌宗，陸續召將進去，充作幸臣，是皇帝去做烏龜了。嗣是皇后特寵中宗，點簪玉環，洗兒，祿山抓乳，綠頭巾成爲家法，元緒公竟作祕傳，烏龜烏龜，數見不鮮。嗣是乃有倚勢的宦官，嗣是乃有挾權的藩鎮，內外交訌，就把那李氏的國脈，一日一日的斷喪下來。有官以爲宦官藩鎮的禍祟，與女寵無與，誰知是因果相連，源流有自，不寵壽王妃，何來高力士？唐宦官專政，自高力士始，不近大腹兒，何有三節度？安祿山兼領三鎮，爲唐室藩鎮之所由始。龜奴龜子，玩弄朝綱，執掌兵政，於是此行彼效，你爭我賽，樂得依樣畫葫蘆，去挾制那烏龜皇帝。歷久相沿，積重難返，宦官可以弑主，將弁可以逐帥，十軍阿父，勢儀薰天，指田令孜，三鎮大臣，兵戈犯關。王行瑜李茂貞韓建，黃巢殺人八百萬，季述數君數十罪，南面稱尊的天子，逐朝與傀儡相似，今日被人幽，明日被人劫，又明日被人廢死，甚至大家夫婦，委身國賊，好一座錦繡江山，竟被那陽山無賴朱阿三，輕輕的移奪了去，說將起來，煞是可憐。但總由列祖列宗，貽謀未善，所以子子孫孫，累得吃苦，連烏龜都無暇做得，豈不是自作自受，近報在自身，遠報在兒孫麼？看官記着這一部唐朝演義，好做了三段立論：第一段是女禍，第二段是閹禍，第三段是藩鎮禍，依次產出，終至滅亡。若從根本問題上解決起來，實自宮闈淫亂，造成種種的惡果，所以詐斷唐史，用了最簡單的三字，叫做唐烏龜，這真所謂一言以蔽之呢。斬釘截鐵，掃除枝葉。

宗旨既明，請看正傳。話說唐朝開國的始祖，姓李名淵，字叔德，係隴西成紀人氏，爲西涼武昭王李暠七世孫。東晉時，暠據秦涼，自稱爲王，傳子李歆，爲北涼所滅。歆生重耳，重耳生熙，熙生天錫，天錫生虎，虎仕西魏有功，賜姓大野氏，官至太尉。嗣與李弼等八人，佐周伐魏，號爲八柱國，後封唐國公。子暉，仕隋，襲封唐公。暉妻獨孤氏，與隋文

帝的獨孤皇后，是同胞姊妹，因此文帝與炳，名爲君臣，實關姻亞。炳生子淵，體具三乳，日角龍庭，文帝嘗稱爲不凡子，格外垂愛。獨孤姊妹俱貴，且各產皇帝，確是難得。命復姓李，兩致令淵襲爵，歷授譙、隨二州刺史。煬帝嗣位，升任太守，又

召爲殿前少監衛尉少卿。及煬帝征遼東，遣淵督運兵糧，接濟軍上。會楚公楊玄感，即隋放相楊素子。起兵作亂，圍攻東都。淵飛書奏聞，煬帝慌忙引還，命淵爲弘化留守，備禦玄感。既而玄感敗死，淵留守如故，御下寬簡，頗得衆心。

先是隋政荒暴，謠諑日繁，起初是喧傳市巷，後來竟傳入宮庭，連煬帝也常有所聞。看官道是何等謠言？一說是「桃李子，有天下。」一說是「楊氏將滅李，李將與。」蒲山公李寬子密，即李密曾孫。會因餘蔭入朝，授官左親侍。

煬帝見密額銳角方，目分黑白，遂說他顧盼非常，即令罷職。玄感發難，密實與謀，兵敗後亡入瓦崗，往投翟讓，也想援據讖語，稱孤道寡，那知眞命天子，別有一李，不是他的李姓。也是漢劉歆之類。煬帝既逐去李密，復疑到郎公李渾

身上，誣他謀反，殺身夷族。真是冤枉。一面添造龍舟，東巡西幸，旋聞李淵得將士心，因又疑忌起來，遣使至弘化，傳召李淵。淵因李渾被族，正懷着兔死狐悲的觀念，陡然奉召，料知煬帝不懷好意，不如託詞稱疾，裝着一副病容，接見

來使，且把許多黃白物，作了程儀，况他委婉覆命，但說是待病少痊，即當往朝行在。來使得了金銀，樂得做個人情，便唯唯如命的告別而去。緣可通覆。到了行在，當然將李淵病重覆旨了事。煬帝正恣意淫樂，也無心顧及李淵，便擱

置了好幾月。

會有淵甥王氏，在後宮充役，爲煬帝所見，不由的記起前事，突問王氏道：「爾舅爲什麼事情，好幾月不來見朕？」王氏忙答道：「恐怕是病尙未愈，所以遲延。」煬帝微笑道：「索性死了，倒也好。」說畢自去。王氏懷身心

切，免不得寫了密書，寄與李淵。淵展書後，不瞧猶可，瞧畢數行，頓惹得驚魂不定，左思右想，無法脫禍，只好再仗那阿堵物，輸送煬帝幸臣，託他斡旋，自己縱酒韜晦，免人伺察。畢竟金錢可以買命，富貴又來逼人，李淵方懷憂慮，偏

有詔命下來，加授山西河東慰撫大使，令討捕羣盜。淵拜命，乃發進次龍門，適賊帥毋端兒，率衆數千，來潁城下，經



淵慶下數十騎，控弦出擊，連射皆中，賊前驅多仆，餘衆駭散。淵乘勝搜勦，連破餘賊，敬盤陀、柴保昌等，收降數萬人，威聲愈震。出手便已勝人。捷書馳報行宮，煬帝大悅，乃改擬北巡，啓蹕出雁門。寇寇相湊，來了一大隊突厥兵，頭目叫作始畢可汗，可汗係突厥主子稱呼，竟欲攔途掩擊，劫奪乘輿。煬帝聞報，忙馳回雁門，據關自守。始畢可汗竟調集番兵數十萬，把雁門關圍住，日夕攻撲，害得煬帝惶急萬分，傳檄天下，徧分勤王。

屯衛將軍雲定興，應詔募兵，指日赴援，可巧有一將門種子濟世英雄，竟到定興軍營，報名入伍，看官道是何人，便是撫慰大使李淵的次子李世民。唐室江山全賴李世民造成，故先行提出。李世民母竇氏，本是一個女中豪傑，他父名毅，曾仕周爲上柱國，尙武帝姊襄陽長公主。竇女生時，髮垂過頸，三歲髮與身齊，授讀女誡，列女傳等書，過目不忘，及隨高祖楊堅篡周，女自投牀下，慨然道：「恨我非男子，不能救舅家。」毅忙掩女口，命勿妄言，暗地裏却很自驚異，嘗語公主道：「此女有奇相，且智識不凡，宜爲他小心擇婿。」乃就屏間畫二孔雀，遇人求婚，先令試射，陰約中目，方將女許字。那時貴胄王孫，爭來角射，幾乎門限爲穿，偏偏張弓發矢，都不能達到目的，只好敗興而去。獨李淵後至，連發二箭，一中左目，一中右目，因得成就了一段良緣。嗣生四男一女，長名建成，次子就是世民，又次名玄霸，又次名元吉，一女適臨汾人柴紹，詳情俱見後文。世民生時，有二龍戲躍門外，三日方去，途人相率稱奇，母亦料爲異徵，特加憐愛。越四年，有書生自稱善相，進謁李淵，甫見面，卽語淵道：「公當大貴，且必有貴子。」淵乃召四子出見，書生獨指世民道：「龍鳳呈姿，天日露表，將來必居民上。公試記着，此兒年近二十，就能濟世安民，願公勿輕視哩。」淵聞言甚喜，書生卽辭去。嗣由淵轉了一念，恐書生洩語他人，反致不妙，當卽遣人追躡，不意四處找尋，並無下落，遂驚以爲神。乃採濟世安民一語，作爲次子的定名。世民纔閱十餘齡，已將古今兵法，揣摩純熟，復生成一副膽力，到處交游，輕財仗義，端的是天縱英姿，不同凡品。至煬帝被圍雁門時，他年已十六歲了。後入世民卽插入寶后一脫故事，並將兄弟姊妹，亦隨手帶過，是絕好的餉納文字。

雲定與見了世民，問過履歷，已知他是名家子，更因他相貌魁奇，格外加敬。世民即獻計道：「始舉傾國前來，圍攻天子，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，因敢猖獗至此。爲我軍計，應大張軍容，布設旌旗數十里，連續不絕，就使到了夜間，亦必鳴鉦擊鼓，互相譁應。始畢，聞我大舉，必疑是援兵齊集，望風遁去了。」定與點首道：「這是一條疑兵計，今日正用得着哩。」就正與口中說出計名。當下依計行事，遂隊進行。果然始畢可汗墮入計中，即解圍自去。煬帝得安返東都。世民居定興營中，約有年餘，並不見有甚麼賞典，但聽得都下傳聞，車駕又南幸江都，殺死了好幾多諫官，遂不禁自嘆道：「主昏若此，我在此何爲？」遂辭別定與，仍然歸里。會草澤英雄，乘着煬帝南幸，又復四起。李淵受詔爲太原留守，世民即隨父至任。有賊帥甄翟兒，自號歷山飛，率悍日來攻太原。淵麾兵出擊，深入賊陣，爲賊所圍，世民提弓躍馬，只領着健騎數十，突圍而入。賊衆前來攔阻，均被世民射退，陣勢漸亂。淵乘機殺出，復招集步兵，與世民夾擊賊衆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盈渠。甄翟兒倉皇遁去，太原復安。

轉瞬間又過一年，煬帝尙留駐江都，沉湎聲色，那四面八方的草頭王，陸續起來，竟把這浩蕩中原，變成了四分五裂的世界。自煬帝七年間起，至十三年止，各路揭竿起事，差不多有數十起，除楊玄感已見前文外，由小子臚述如左：

梁武周起馬邑。林士弘起豫章。劉元進起晉安。以上均自稱帝。朱粲起南陽。自號楚帝。李子通起海陵。自號楚王。邵江海起岐州。自號新平王。薛舉起金城。自號西秦霸王。郭子和起榆林。自號水藥王。竇建德起河間。自號長樂王。王須拔起恆定。自號漫天王。汪華起新安。以上均自號吳王。李密起鞏。自號魏公。王德仁起鄴。自號大公。左才相起齊郡。自號博山公。羅藝起幽州。左難當起涇。馮盎起高羅。以上均自號總管。梁師都起朔方。自號大丞相。孟海公起曹州。自號錄事。周文舉起淮陽。自號柳葉軍。高開道起北平。張長懣起五原。周洮起上洛。楊士林起山南。徐圓朗起豫州。張善相起伊汝。王雲漢起汴州。時德勣起尉氏。

李義滿起平陵。

恭公順起青萊。

淳于難起文登。

徐師顯起任城。

蔣弘度起東海。

王薄起齊郡。

善合起鄆州。

田留安起章邱。

張青持起濟北。

臧君相起海州。

殷恭遠起舒州。

周法明起永安。

潮起永嘉。

梅知巖起宣城。

鄧文進起廣州。

楊世略起循潮。

冉安昌起巴東。

寧長真起鬱林。

河西自號涼王。

蕭銑起巴陵。

自號梁王。

這數十起草頭王，統是史冊上留有名目，可以錄述。此外尚有許多麼小醜，東劫西掠，騷擾民間，實屬紀不勝紀。史家總稱為羣盜，小子也不敢捏造姓名。實事求是。那久駐江都的隋煬帝，還日坐迷樓，採集吳娃，鎮日裏花天酒地，醉死夢生。一班獻媚賣諛的楊家奴，又把各處的警報，匿不上聞，眼見得楊氏某業，是朝不保夕了。

太原留守李淵，日擊時艱，時常愁嘆，獨世民別具志趣，只管領身下士，結識幾個眼前英雄，密圖大舉。晉陽令

劉文靜，及宮監裴寂，嘗與世民往來。文靜器重世民，深自結納，寂尚不以爲然。會寂與文靜同宿城樓，遙見境外烽

火連天，不禁長嘆道：「身爲窮官，復遭亂離，如何圖存？」文靜反微笑道：「時事可知，我兩人果屬同心，怕甚麼貧

窮呢？」寂即轉詰道：「劉大令有什麼高見，幸乞指教！」文靜道：「亂世出英雄，你不見李公子世民麼？」寂搖首

道：「他雖有些才識，究竟是個少年，能成得甚麼大事？」文靜道：「此子雖屬少年，却是個命世奇才，你休得看錯

哩！」文靜眼力過人。寂仍似信非信。越宿，有江都使持詔到來，宣示李淵，略稱：「李密叛亂，劉文靜與密通婚，應該速

坐着即革職下獄。」云云。淵不敢違慢，即將文靜拘入獄中。李世民聞文靜下獄，急往探望，獄吏見是李公子，當然

放入，兩下相見，世民代爲歎惜。文靜道：「今天下大亂，還有甚麼正當的賞罰，除非有漢高祖光武帝等，崛起世間，

撥亂反正，或尙得善惡分明，沒有冤死的好人。」世民勃然道：「君亦未免失言，難道今世必無異才，只恐肉眼未

識真人呢？我來此探君，正欲與君共圖大事，豈似尋常兒女子，看着親友下獄，束手無策，但知向他哭泣麼？」文靜

鼓掌道：「好好！我的眼力，究屬不弱。公子果具命世才，我當代籌良策。今天下大亂，羣盜如毛，有真主出，正好收爲

己用，號令天下。卽如太原百姓，俱避盜入城，一旦收集，可得十萬人，尊公麾下，復有數萬兵士，就此乘虛入關，傳檄四方，不出半年，就可成帝業了。」世民聞言，沈吟半晌，徐徐的答道：「君言確是良策，但恐家父不從，奈何？」文靜道：「這也不難。」說至此，卽與世民附耳密談，寥寥數語，世民已經了解，便告別出獄，自去邀裴寂宴飲。寂頗使酒好博，世民既盛筵相待，復出私錢數萬緡，與寂作博蒲戲，故意的輸錢與寂。寂因此與高采烈，日夕過從。自是兩情款洽，世民因以密謀相告。寂躊躇道：「尊公與我原係舊友，但明言相勸，恐反見拒，看來只好暗度陳倉哩。」世民道：「全仗大力。」寂答道：「現且不必明言，緩日自當報命。」文靜囑世民語，已用虛寫，及裴寂替世民畫策，亦仍此法，好在用筆不同。世民喜謝，寂卽辭出。

隔了一日，設席晉陽宮，請李淵入宴。原來隋高祖初都長安，繼在長安城東，營一新城，名曰大興，煬帝更營都洛陽，號爲東都。後來四處游幸，各置行宮。晉陽宮就是行宮之一，宮中設有外監，正副各一人。解釋處，萬不可少，且隋都隋宮，亦俱得連類表明。李淵留守太原，兼領晉陽宮監，裴寂爲副。此次寂請李淵入宴，淵以爲責居監守，不妨赴席。寂殷勤迎接，入席坐定，當有美酒佳肴，依次獻奉。兩人對酌，歡然道故。淵卽開懷暢飲，連盡數大觥，已含有五六分酒意。忽聽得門簾一動，環珮聲來，由淵定睛一瞧，竟走進兩個美人兒，都生得十分佳麗，彷彿如姊妹花一般。俗語說得好：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入自迷。」那兩美人婷婷嬋嬋，趨近席前，向淵參見。淵慌忙答禮，寂卽指引兩美人左右分坐，重行勸酒。淵已酒醉糊塗，也不問明來歷，一味兒的亂喝，喝到酩酊大醉，卽由兩美人扶掖去睡，雖不及顛鸞倒鳳，已居然假玉倚香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開樽幸接舊相知，更遇名花索笑時。  
莫怪隋家浪天子，真人到此也迷離。

究竟李淵醒後，如何處置這兩美人，且看下文續表。

首段總揭唐事，以女禍爲第一條件，已將全唐二百九十年的大綱，籠括在內。後敘李家父子，作兩段分寫，不致直捷無

味。插敘四方亂事，出以簡括。眉目甚清，一覽了然。結末即接入晉陽宮事，標明女禍之開端。觀此一回，已見得妙手經營，自成擘袖。雖曰小說，恰具大文，閱者勿視為尋常筆墨也。

## 第二回 定祕計誘殺副留守 聯外助自號大將軍

却說李淵醉臥晉陽宮，由兩美人侍寢，淵此時已入夢境，還曉得什麼犯法。待酣睡多時，纔覺有些醒悟，鼻中聞着一股異香，似蘭非蘭，似麝非麝，不由的奇異起來。當下揉開雙眼，左右一瞧，竟有兩美人陪着，禁不住咄咄稱怪。是不開肉衙堂，還是一對解語花，低聲柔氣，與他說明道：「唐公休怪！這是裴副監的主張。」淵又問他姓氏，一美人自稱姓尹，一美人自稱姓張，淵又問他里居，他兩人並稱是宮眷。淵即披衣躍起道：「宮闈貴人，那得同枕共寢，這是我該死的了。」二美人忙勸慰道：「主上失德，南幸不回，各處已亂離得很，妾等非公保護，免不得遭人汗戮，所以裴副監特囑妾等，早日託身，藉保生命。」一罵殺雞或伴免辱是已够了。淵頻頻搖首道：「這事豈可行得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趨出寢門，復行數武，巧巧遇着裴寂，淵將寂一把扯住，復呼寂表字道：「玄真玄真！你莫非要害死我嗎？」寂笑道：「唐公你爲什麼這般膽小收納一兩個宮人，很是小事，就是那隋室江山，亦可唾手取得。」淵忙答道：「你我都是楊氏臣子，奈何口出叛言，自惹滅門大禍。」寂復道：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今隋主無道，百姓窮困，四方已經逐鹿，連晉陽城外，差不多要作戰場。明公手握重兵，令郎陰儲士馬，何不乘時起義，弔民伐罪，經營帝業哩。」淵囁嚅道：「我世受國恩，不敢變志。」寂尚欲再言，忽有一卒入報道：「突厥兵到馬邑了，請留守大人，速回署發兵，截擊外寇！」淵聞報，匆匆走回。但見副留守王威、高君雅等，已經待着，當由淵與兩人共議，決遣高君雅領兵萬人，出援馬邑。高君雅領命去訖。

淵同憶晉陽宮事，好幾日寢食不安，旋接馬邑軍報，太守王仁恭，出戰不利，高君雅與戰亦敗，淵愈加着急，退入內室，獨默坐的坐着。突有一少年馳入，開口白淵道：「大人不亟籌良策，尚待何時？」淵連忙審視，並非別人，乃是次子世民，便回問道：「你有什么計？」世民悄語道：「天下大亂，朝不保暮，大人若再守小節，下有寇盜，上有嚴刑，禍至無日了。不若順民心，興義師，還可轉禍爲福呢。」淵忿然道：「你怎得胡言！我當擊你自首，先告縣官，免得牽累。」世民道：「兒觀天時人事，已到這個地步，所以敢發此議。大人必欲將兒擊送，兒亦不敢辭死。」淵嘆道：「我豈真沒有父子情，忍心告發，置你死地，但你慎勿輕言。」心已動了。世民乃趨出。越日，因寇警益急，世民復入室勸父道：「今盜賊日繁，幾遍天下，大人受詔討賊，試思賊可盡滅，糜賊不能盡，終難免罪。況世人盛傳李氏當興，致遭上忌，邨公李渾，並無罪孽，身誅族夷，大人果盡滅賊，恐功高不賞，益促危亡。兒輾轉籌思，只有昨日的計議，尚可救禍，願大人勿疑。」淵從容語道：「我昨夜細思，你言亦頗有理。今日破家亡軀，由你一人，化家爲國，亦由你一人，我也不能自主了。但家屬尚在河東，此事不應速發，還當從緩爲是。」世民道：「大人既已決定，家屬即着妾人去接便了。」淵點首示意。世民出室，自去着裝，安人，馳赴河東。

正在悄悄地安排的時候，那江都復有消息傳來，嚇得李淵魂不附體。看官道是何因？原來煬帝因淵不能禦寇，特遣使至太原，逮淵問罪。淵此時不勝危急，乃召副宮監裴寂及次子世民入商，寂即進言道：「我前日勸導明公，正防此禍，目下事已急迫，何待躊躇？古人有言：『先發制人，後發被人所制。』請明公三思。」寂說到此句，世民便接口道：「今主昏國亂，盡忠無益，試想偏裨失律，遽罪主帥，這種國法，何時制定？上既亂法，下亦何必守法？」淵喟然道：「倘或弄巧反拙，爲之奈何？」寂又應聲道：「這可無慮。晉陽士馬精強，公又蓄積巨萬，藉此舉事，何患不成？就是代王侑留守關中，代王侑係隋煬帝之孫，年齡尚是幼冲，關隴豪傑，正思擇主而事，公若鼓行而西，撫有羣豪，取關中正如拾芥，奈何甘受拘囚，自去就死呢？」淵尚遲疑未決，寂復逼進一層道：「前寂令宮人侍公，二公子已恐事

覺併誅，時常戒備，今又爲了寇警，拘公問罪。倘兩罪並發，寂死不足惜，公不要全族誅夷麼？這一席話，說得李淵死心塌地，決計發難。俄聞欽使已到，他即推說重病，不能起牀，只着屬官邀使人廡，暫且居住。俟病稍痊，開讀詔旨。來使因李淵手握兵權，不便違拘，只好忍氣待着。淵與世民等密行部署，意欲殺使祭旗，指日出發。適江都又傳到赦詔，仍令淵照舊供職，帶罪圖功。淵乃出接詔書，并款待前後使臣，厚贖去訖。前使不知爲誰，總算幸保性命。淵稍稍放心，因復延宕了好幾日。李淵實在無用。

裴寂及世民，隨時催促，乃復提議大事。世民保舉劉文靜，謂可參贊兵謀，因潛召文靜出獄。文靜見了李淵，獻上一計，乃是詐爲制敕，令太原西河雁門馬邑人民，凡年二十以上，均應當兵，東征高麗。這道矯詔，發將下去，民心怨苦異常，恨不得隋朝皇帝，即日掉去，纔消痛恨。既而劉武周進據汾陽宮，世民又入語淵道：「大人身爲留守，乃令盜賊竊據離宮，不顧起事，大禍就要臨身了。」淵接口道：「正爲家屬未到，尚在遲疑。」世民道：「家眷聞已啓程，想是即日可到。目下事在燃眉，須趕緊布置方好哩。」淵皺眉道：「恐怕兵力未足，一時不能起事。」世民乃走近一步，與淵附耳數語。淵隨口稱善，計畫已定，即召集將佐議事。王威以下，統行到來。淵升帳宣詞道：「劉武周僭據汾陽宮，我輩不能往討，罪當族滅，如何是好？」王威等均再拜道：「惟留守命。」淵復道：「朝廷用兵，例須稟白節度，今賊在數百里內，江都在三千里外，遠不濟急，進退兩難，所以我也不能決議。」威等齊聲道：「公位兼親賢，應與國同休戚，若必俟奏報，恐誤事機，目前總以討賊爲要策，一切舉措，何妨自專。但教賊能平，主上亦不至加罪。」是要你說此話。淵伴作沈吟，半晌方答道：「衆論一致，我也顧不得專擅了。但突厥未退，武周又來，兵分力少，應即添募爲是。」威等復齊聲道：「這是今日第一要策。」淵又道：「劉文靜作令有年，應知此間豪士，我想今日募兵，非他不可，須暫時將他釋獄，令充此任，可好麼？」衆齊聲稱善。淵即飭人召入劉文靜，囑分開局募兵，隨令王威等暫退，靜待後命。

威等退去，淵復命池陽人劉弘基及洛陽人長孫順德，協同文靜募兵。王威等聞了此令，不免疑議起來。看官聽着，這劉弘基曾做過右勳侍，長孫順德也做過右勳衛，他二人本在煬帝左右，只因煬帝出征遼東，二人不願隨行，竟亡命晉陽，暫作寓客。就中還有一段嫌疑，李世民的妻室是故驍衛將軍長孫晟女兒，順德便是晟的族弟。此次令幫同募兵，顯有形迹可疑。世民妻長孫氏亦就此帶敵。且陸續募入的兵士，即歸他二人統帶，並不見派屬他將。王威越加疑忌，遂去問那行軍司鑿武士護。士護係文水人，本是李淵心腹，曾勸淵與兵舉義。威偏問及了他，士護當然代辯。威復道：「他事不必論，惟順德弘基，是朝廷逃犯，奈何令他統兵？我意欲把他按治。」士護道：「兩人皆唐公門下客，若把他按治，唐公必出來反對，豈不是自尋煩惱？」威聞言色沮，乃不敢生異。適高君雅回城乞援，威與君雅相見，密談疑竇。君雅亦謂事有可疑，應相機計。淵會晉陽遇旱，淵擬至晉祠禱雨，先數日下令齋戒。威以爲時機已至，遂與君雅定計除淵，只因兵士多隸淵麾下，不能由彼驅遣，沒奈何囑令晉陽鄉長劉世龍，招集鄉兵，埋伏祠中，爲刺淵計。世龍佯爲依從，暗中恰先告李淵。淵召世民入議，世民道：「這兩人死期至了，兒正要除此兩人，他却自來尋死，真正湊巧。」遂與淵定下密議，翌晨由淵至蒞事堂，邀同王威高君雅，共坐視事。忽有開陽府司馬劉政會，馳入告密，淵以日示王威，令取狀審視。威即命政會呈狀，政會抗聲道：「所告係副留守事，惟唐公可以取閱。」淵佯作驚訝道：「有這等事麼？」乃顧政會取狀，但見狀上寫着，乃是一副留守王威高君雅，潛引突厥入寇一等語。淵即遞示王威，威不待閱畢，便攘袂大詬道：「何等叛徒，敢來構陷我兩人！」淵冷笑道：「叛徒不叛徒，問你兩人便知。」威與君雅知事不妙，即聯袂下堂，纔經出門，外面已環遶兵士，有一束髮金冠的少年，戎服跨馬，指揮三吏，立將他二人擎下，送入獄中。看官道：少年爲誰？便是李世民。三吏爲誰？便是劉文靜、劉弘基、長孫順德。好像捕雞的容易。

又越兩日，突厥兵數萬人，果入寇晉陽。淵令裴寂等分頭埋伏，竟大開四面城門。洞澈內外。又是個計中計。突厥



兵馳入外郭，見內城也是大啓，不由的相顧錯愕，譁噪了好多時，竟出郭而去。淵於是將王威、高君雅，縛至市曹，令軍民道：「召寇攻城，即此兩人，爾等以為當斬否？」軍民信爲實事，那個不說是該斬。一聲號砲，兩個血淋淋的首級，墮落地上。想是命申註：應處首，不然政會皆密原是李氏主使，胡後來竟弄假成真耶？已而突厥兵復來攻城，淵遣部將王康達等，率千餘騎出戰，全軍盡覆，城中慙懼。世民想了一計，夜遣將士潛行出城，待至天曉，却張旗鳴鼓，喊吶前來。突厥兵疑爲援兵，竟爾退走，城外居民，或被掠取，城內却不損分毫。軍民相率歡慰，就是李氏父子，也自覺放下變懷。

還有一種可喜的事情，李氏家眷，統從河東到來。時竇夫人已歿，所有淵、姜、萬氏以下，及子建成、元吉等，一併進謁。連女夫柴紹，也隨同入見。一堂聚首，相對言歡。只三子玄霸，在籍病歿，又有淵、姜、萬氏子智雲，途中失散，存亡未卜，歡聚中尚帶三分悲悼。淵問柴紹如何同至，紹答道：「小婿寄寓長安，備官千牛，刀名隋東宮官佩刀，侍衛太子因得二舅兄密書，促婿至此，婿所以奉召前來。途次適遇岳家眷屬，幸得隨行。」淵不待說畢，忙接問道：「我女可同來否？」紹答言未至，淵乃顧世民道：「你既召你姊夫爲何不邀你姊同來？」紹從旁代答道：「令媛謂不便同行，自有妙計脫禍。」柴紹平生履歷，及舍弟來晉之故，均由此敘明。淵又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但我子智雲，年僅十餘，此次失去，不知如何下落。」紹勸慰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。」世民卽進議道：「一家眷已至，大事待行，須速議出兵，掩人不備，遲恐有變。」淵乃召集劉文靜、裴寂等，共議出兵方法。文靜道：「出兵不難，所慮突厥時來牽掣，今日要策，莫若先通好突厥，然後舉兵。」世民接入道：「這也是權宜辦法。」乃由文靜撰一草啓略言：「目下欲舉義兵，遠迎主上，復與貴國和親，如文帝時故例。」詳見下文。大汗肯發兵相應，助我南行，幸勿侵暴百姓。若但欲和親，坐受金帛，亦惟大汗是命。一等語草啓既成，復由淵親自錄寫，卽遣文靜爲使，馳赴突厥。文靜去尚未還，淵不便倉猝發兵，只好整軍以待。暇時卽憶念智雲，屢遣人往河東探聽下落。嗣接使人返報，智雲被官吏執送長安，爲留守陰世師所害。淵不禁大驚。